

# 蘇俄現階段的對內對外政策

呂律

## 壹 引言

自從共產國際解散以後，俄共對各國共黨（尤其對各共黨國家）實現組織、團結、領導的形式是：國際共黨會議，俄共代表大會，每年的十月革命紀念及其他重要紀念日集會。

當前，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從一元領導變為多中心的階段，所以俄共爲了提高莫斯科的領導地位和威望，必須儘量利用可使國際共黨聚首一堂的機會，而最近才過去的列寧百年誕辰紀念，當屬最適當的一個機會。

列寧百年誕辰，是四月二十二日，俄共中央、蘇俄最高蘇維埃和俄羅斯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三個單位於四月廿一日共同舉行一個紀念會，由俄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擔任報告。各國共黨代表團一律參加。

布里茲涅夫的報告，標題是「列寧的事業在活着並且在勝利」，除前言外，共分為三個部份，即：一、列寧是一位思想家和革命家；二、列寧主義是共產主義建設的旗幟；三、列寧主義與世界革命過程。布里茲涅夫這個報告，要算他最近以來比較有些分量的一份報告，他在這個報告中將蘇俄現階段的對內對外政策作了簡明扼要的提出。

## 貳 對內政策

布里茲涅夫在其報告中所提出的對內政策，雖然沒有新的內容（而且在俄共第廿四次大會以前也不可能有新的內容），但是，就某一些方面言，仍不失爲一項重要的聲明。

布里茲涅夫關於對內政策的聲明，主要有兩點：

第一、重申「全民國家」和「全民黨」的論點。關於這一方面，布里茲涅夫在他的報告裏曾一再加以強調。譬如：

他在第二部份（列寧主義是共產主義建設的旗幟）第一節（社會主義在蘇俄的勝利是列寧主義的輝煌成績）裏不但指出「今天的蘇俄社會是不分階級和社會階層、大的工業和發達的農業社會」，「今天的蘇俄社會是不分階級和社會階層、不分民族和種族、不分輩份的一個友好合作的社會」，「今天的蘇俄社會是實際體現無產階級思想、社會主義人道主義思想的一個社會」；而且把蘇俄社會中具有領導地位的工人階級說成：「它的目的——共產主義，已經成爲全民的目的；它的意識形態——馬列主義，已經是居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它的黨——共產主義者的黨，已經是全民的黨。」

布里茲涅夫利用列寧百年誕辰紀念的講壇，重申俄共第廿二次大會所通過的綱領中的論點，我們簡單的視爲，這是布里茲涅夫在各國共黨代表團之前誇耀俄共僅僅經過五十年的鬥爭，已經邁過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階段，使他的國家成爲「全民的國家」，使他的黨成爲「全民的黨」，使馬列主義的思想也差不多成爲「全民的思想」，固無不可，但是深一層看去，布里茲涅夫這一聲明，或許另有作用和目的。

根據莫斯科華語廣播去（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七日在「毛澤東集團反蘇方針」一篇廣播稿及去年六月一日在「毛澤東集團反蘇政策違反中國人民的利益」一文中透露，毛共曾提出條件，要求俄共放棄二十二次大會所通過的決議和綱領。假如說，這是俄共認爲毛共的要求令其無法接受，利用列寧百年誕辰紀念的講壇公開表明其立場，這不僅是一項最佳的選擇，同時也證明

自去年十月以後匪俄之間所舉行的邊界談判自始就缺乏可靠的基礎，而其前途如何，也不難一眼望穿。

第二、重申蘇俄建設共產主義的決心。布里茲涅夫說：「我們整個黨、全體人民，現在都爲了一件事而活着，這件事就是建設共產主義社會。走向此項偉大目的的途徑，已經在黨的綱領中、黨歷屆代表大會和歷次中央全會的決議中決定下來，而且已得到全民的贊同。」

建設共產主義，茲事體大，絕非憑空可以做到的，首先必須具備一定的物質技術基礎才行。所謂物質技術基礎，就是經濟，經濟是一切的根本，經濟問題不解決，一切都無從談起。

布里茲涅夫承認：「經濟是一項極爲複雜和千頭萬緒的事情，經濟發展的本身就經常產生一些新的問題。」而「半個世紀從事社會主義經營的經驗證明，經濟管理，要算革命以後發生的問題中最複雜和最具有創造性的任務了。」

據布里茲涅夫說，蘇俄的經濟已走上一個新的階段，俄共中央與蘇俄政府鑒於國民經濟的聯繫已趨複雜化，科學技術的革命像暴風雨般的發展，於是作出結論，必須制定一種能夠適應現階段經濟發展的經濟政策、經營方法和組織與管理的形式。從布里茲涅夫的報告中我們知道，所謂能夠適應現階段經濟發展的經濟政策等等，也就是要在即將到來的俄共廿四屆大會中要加以討論和通過的一些新的重大經濟措施。

俄共爲了準備此項工作，在去（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全會中就作了冗長和縝密的研討，因爲關係重大、而且未到公開的時候，所以布里茲涅夫在這次全會中的報告和全會關於布里茲涅夫報告的決議，一律對外不予發表，以致引起揣測，認爲克里姆林宮的最高階層將發生變動。其實，此項揣測在本年一月間由俄共中央、蘇俄部長會議、職工會中央理事會、共青團四個單位對全國生產企業勞動者發出一封，以及「眞理報」在本年一月十三日發表的一篇社論之後，事態已趨明朗：因俄共中央十二月全會所造成的神祕氣氛，並不是克里姆林宮最高層要改組，而是俄共正在準備一件經濟方面的重要議案，要在俄共第廿四屆代表大會提出討論，準備在一九七一一一九八〇年的十年期間實施，其目標是完成俄共新綱領所規定的建立共產主義物質技術基礎。

其次，蘇俄建設共產主義社會，所需要的條件多不勝數，但是不論條件有多少，關鍵性和具有決定性的根本條件不解決，其他一切也等於無用。蘇俄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民族團結與否，對於建立共產主義物質技術基礎的進度，都有直接間接的影響，所以，對於蘇俄來說，民族問題如不獲得合理的解決的話，這就是建設共產主義社會途程上一塊最大的絆腳石。

布里茲涅夫認爲：在這樣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裏建設共產主義，就必須以一貫實行民族間的接近、加強它們的相互合作和相互援助爲前提，而達到這一點的途徑，是進一步發展各加盟共和國的經濟文化，改進它們相互間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成就的交換，最根本的是堅決克服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的思想意識。

蘇俄目前有十五個加盟共和國，二十個自治共和國，八個自治州和十個民族專區，它們的發展水平是參差不齊的，經濟文化的成就各有千秋。各民族之間經濟文化發展的不平衡現象，這與帝俄時代遺留下來的基礎有關，而俄共在過去五十年對於各加盟共和國生產力的配置失宜，亦不能辭其咎。

一九七一一一九八〇年，是俄共新綱領標榜建立共產主義物質技術基礎的最後十年，它要達到預定的目標——使蘇俄全體人民過着世界上水準最高的生活，在工業和農業的產品產量方面按人口平均計算趕上和超過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美國，就必須做到以下各點：提高社會生產效率，儘量提高勞動生產率，加速科學技術進步，完善計劃工作、勞動組織和工作人員的作風，妥善在國內各地配置生產力，嚴肅勞動紀律……可是，以上這些假如得不到各民族的通力合作的話，其結果亦將大打折扣。

根據布里茲涅夫的報告，我們可以作這樣一個判斷：俄共今後十年內的共產主義建設，將置重點於各加盟共和國經濟文化的發展，因爲蘇俄經濟中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按次序也應該從調整重工業與輕工業的比例和工業與農業的比例，走上按地區的比例發展的階段了。

### 叁 對外政策

布里茲涅夫對於蘇俄的對外政策，作了下列四點重要聲明：

一、蘇俄忠於列寧的遺訓，今後仍將盡其一切使社會主義各國人民得到

安寧，在和平的條件下實現建設新社會的事業，以期社會主義各國經常鞏固世界社會主義的陣地，密切的合作和戰鬥的團結。

二、凡是實行反帝國主義政策的國家，和正在為爭取自由、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各國人民，它們永遠可以把蘇俄當作一個靠得住的忠實的朋友和盟友。

三、各資本主義國家中有思維能力、實際上承認和平共存原則的現實主義集團，它們大可放心，在蘇俄一定可以找得到發展相互合作的伙伴。

四、我們今後仍將積極贊成停止使各國人民蒙受莫大損失的軍備競賽，贊成裁軍，贊成各國之間的爭執問題在明智的基礎上以談判的途徑解決之。

布里茲涅夫的報告給我們一種印象：蘇俄現階段的對外政策，特別注意的是蘇俄對共產集團各國的政策。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今天蘇俄對外的急務，與其說是如何進一步侵略自由世界，倒不如說是如何保有它在共產集團中的地位和威望。

從蘇俄的利益上看，歐洲方面西起易北河東岸，東起蘇俄西部邊境，南至巴爾幹半島的尖端，包括東德、波蘭、匈牙利、捷克、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亞洲方面從海參崴到帕米爾這一條漫長的邊境上，包括偽蒙、中共匪幫、北韓、北越；拉丁美洲的古巴；——由這十三個共產政權所構成的所謂「世界社會主義體系」，誠如布里茲涅夫在其報告中所說，「乃是十月革命以後，工人階級最偉大的一項勝利。誠然它還幼小，然而社會主義在世界上却確立了下來。」

布里茲涅夫在其報告中指出，今天共產集團中最迫切和最重要的一項任務，就是加強社會主義各國的團結和發展全面的合作，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在以下幾個問題上加以努力。

第一、「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內任何一國，在其完成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雖然可以因地制宜採用自己的方式和方法，以致每一個國家有每一個國家的特點，但是這些特點必須存在於統一的共同的過程中。」——「在建設社會主義方面要顧到一些地方條件，這不是為了分裂共同的革命陣地，而是為了更正確、更有效的達到共同的目的，更快的走向新制度的勝利，走向各國社會主義力量的團結。」

第二、「建立兄弟國家之間的新型關係，其基礎是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原

則。」關於這一點，布里茲涅夫進一步說明：「真正的平等和相互尊重主權，要同同志式的互助、社會主義團結，要同爭取共同目的和思想的共同鬥爭結合起來。」最後他又強調：「……社會主義各國此種關係不會自動產生的，為了建立和發展這種關係，為了克服一定的一些複雜性和矛盾起見，各國和它們的執政黨必須有原則性的國際主義的政策。」

布里茲涅夫所以要強調「今天最迫切和最重要的一項任務，就是加強社會主義各國的團結和全面合作」，這一點是因為俄共和蘇俄由於共產集團不團結和不合作的現實，使它的地位和聲望日趨尷尬。而導致共產集團四分五裂各行其是的原因，是肇因於匪俄之間由一九五六年的意見分歧演至公開分裂。

這幾年來，布里茲涅夫為了證明匪俄尖銳對立的狀態，是毛共分裂政策和反蘇主義的結果，凡是可以利用的機會和場合，不論國內國外，絕不輕易放棄。——一九六七年舉行十月革命五十週年紀念時如此，一九六九年六月舉行國際共黨會議時亦如此，而此次舉行列寧百年誕辰紀念亦不例外。

布里茲涅夫認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的勝利，在於蘇俄之間、中國與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未來關係有其團結一致的發展遠景。」然而「實踐表明，凡是背離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用民族主義、沙文主義來代替它，都不會有好的結果。這樣的政策，既不符合世界社會主義體系整個的利益，也不符合全世界革命過程的利益，祇符合帝國主義者的利益，因為它們歡迎每一個削弱社會主義各國團結的特徵，並且準備盡其一切幫助那些破壞團結的人。」

布里茲涅夫指出：「僅僅為社會主義的敵人服務，在中國已經開展了好幾年的那種瘋狂的反蘇運動，最近是在杜撰的『蘇俄威脅』的藉口下進行着。此項運動的首倡者，反對列寧的國家、反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言論，已經在廣大的各國人民羣衆之前揭穿了自己，他們都是列寧革命事業的叛徒。」

布里茲涅夫關於反毛共的講話，在其整個報告中所佔的地位雖然不大，但是這幾句簡單的話，却是這個報告中最具體的內容。這一段話告訴我們，蘇俄現階段的對內對外政策絕不接受毛共的勒索。這一段話告訴我們，匪俄的關係，并未因庫茲涅佐夫到北平去舉行所謂邊界談判，比珍寶島事件以後有所改變。

布里茲涅夫所以要強調「建立兄弟國家之間新型的關係」，是因為最近幾年莫斯科在共產集團之中定於一尊的地位，已普遍不受尊重。所以導致此種結果的原因，是俄共以前用以控制共產集團的符咒——社會主義國際主義——不靈了，任憑莫斯科如何高唱，它同所謂「社會主義愛國主義」結合不到一起。尤其在五國出兵干涉捷克自由化運動以後，布里茲涅夫的有限主權論，并未成爲一個公認的合法的理論。公然反對此項理論的，除了不屬於華沙公約的毛共和南共，已經脫離華沙公約的阿共外，還有仍有華沙公約成員國身份的羅馬尼亞。羅馬尼亞反對有限主權，不僅表現在一九六六年二月羅保聯合公報中，強調社會主義國家「有走自己道路的權利」；不僅表現在羅共成立四十五週年（一九六六年五月）羅共頭子齊奧塞斯庫的長篇演說中，強調「現在世界上有將近九十個共產黨，它們是在各種情勢下從事多種多樣的生活鬥爭，絕不可能由一個國際中心來指導其活動」；而且表現在列寧百年誕辰紀念會上齊奧塞斯庫的演說中，他說：「我國同各國發展廣泛的關係，不以它們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爲轉移。羅馬尼亞同各國的關係，其基礎是遵守國家的獨立、主權、平等，尊重每一個國家獨立處理自己的命運，不干涉內政和互惠互利等原則，這些原則已廣泛受到國際上的承認。」同時據合衆國際社五月廿一日巴黎電稱：齊奧塞斯庫於五月十九日前往莫斯科與蘇俄當局舉行會議，行前接受訪問時說：「我們認爲政治、軍事和經濟政策受到保障的問題，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一部份，這當然不排除各國人民之間的合作，但它却排斥一件事——一國統治他國的局面。」「我反對一切都是一致，一切都標準化，我們贊成每個政黨有獨立擬定它總路線的權利。」

## 肆 結論

布里茲涅夫關於蘇俄現階段對內對外政策的報告，并無新內容，不過申明蘇俄今後仍將貫徹俄共新綱領規定的對內對外各項任務，以期藉國內共產主義物質技術基礎的發展，提高蘇俄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和聲望；更藉國際主義和平共處兩套美麗外衣，掩護其國內的共產主義建設。

不過，我們從布里茲涅夫的報告中可以看出以下兩點：

第一、俄共今後雖然仍舊維護俄共新綱領關於建立共產主義物質技術基

蘇俄現階段的對內對外政策

礎的規定，但是，可以斷言，俄共中央與蘇俄部長會議正在擬議的配合新情勢的經濟政策，絕不是一個預定在下一個十年內完成綱領規定的全部任務的文件，很可能是一個（類似一九六五年三月全會所通過的關於發展農業緊急措施）低調的文件。此項判斷的根據有二：首先是布里茲涅夫這個人的作風，與黑魯曉夫不同，他是穩紮穩打的，不好冒進；其次，蘇俄在執行俄共新綱領建立共產主義物質技術基礎這項任務的頭十年（一九六一——一九七〇），衆所周知，雖然它做許多事，但是并未完成計劃，在七年計劃失敗以後，迫使俄共不得不採取經濟改革的措施，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第二、蘇俄的對外政策，一方面標榜共產陣營的團結一致與全面合作，另一方面出售虛偽的和平共存，自以爲這是兩塊頗爲得力的踏腳石，其實一塊也靠不住。首先就共產陣營內部而言，蘇俄不能同毛共和好如初，就絕不可能在它的「社會主義大家庭」內再推銷社會主義國際主義，而匪俄關係的現勢，雖然不至於壞到珍寶島事件以後毛共大罵新沙皇那種情形，但根據布里茲涅夫的報告看來，也已經沒有庫茲涅佐夫到北平去舉行邊界談判的那種氣氛。——所以，第一塊踏腳石被否定了。其次，蘇俄的「和平共存」政策所以說是虛偽的，不祇是這種共存并不包括意識形態的共存存在內，而且蘇俄當前所推行的和平共存政策，處處受到毛共集團的嚴格監視，動輒得咎，蘇俄對自由世界，尤其對西方集團不能提供最低限度的誠意，不誠焉能有物。——所以，第二塊踏腳石又被否定了。

總之，蘇俄現階段的對內對外政策，雖然與一九六一年俄共新綱領所定的方針并無不同，但是今天蘇俄在國際舞台上——不論在共產陣營以內和以外——的地位和威望已非昔比，因此在做法上就必須顧到現實，對內採取穩紮穩打的實事求是主義，對外採取守勢政策，爲國內的建設謀求一個和平的環境。在這種情勢之下，事實將告訴我們：蘇俄不但不會同毛共發生熱戰，也不會與西方集團的關係進一步惡化。

中國能夠復興，  
不僅是救中國，  
而且是救亞洲，  
救全世界。

· 蔣總統嘉言錄 ·